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九十回 輕騎飛來叛王受縛 諸城克復元帥班師

話說小軍通報進去，不一刻出來，望周昂說道：“仇將軍現方偃息在床，不能遠迎。既是將軍奉了王爺之命，有機密事面議，便請將軍進去面談。”

周昂聞說，即昂然直入。到了後帳，有小軍傳報，周昂進裏面坐下。但見仇鉞身裹棉被，蒙頭而臥，周昂便近前問道：“仇將軍別來許久了，王爺聞得將軍欠安，實是放心不下，使某特地前來問視。不識將軍近時如何，可稍愈否？”仇鉞聽問，慢慢的將頭伸出，低聲說道：“怨某抱命在身，未曾遠迓，抱罪之至。某自前日中途感冒，日來愈覺沉重，但覺心神煩擾，日夜不安，究竟不識是何病症，還請將軍于王爺前代為告罪。

某一經稍愈，即便馳往謝罪請安。推近日兩軍勝負情形，前日匆匆不曾細問，還望將軍備細言之。”周昂見問，當下答道：“便是王爺，也為此事特遣某親來問計。”因將以上大敗情形，說了一遍，復又說道：“似此全軍覆沒，王爺急思報復，一灑前恥。但現在既無良將，又乏精兵，則報復前仇，惟在將軍掌握之上，不識將軍當以何策破之？願即賜教，以便覆命。”仇鉞聞言，因即長嘆，說道：“大事去矣，為之奈何？”說了這兩句話，便自長嘆不已。周昂方欲再問，只見帳後伏兵猝然齊出，各執利刃，直扑周昂殺到。周昂還欲拒敵，已來不及，登時被亂刀砍死。

此時仇鉞早已下床，見周昂已死，即刻命人備馬。當有小軍將馬牽過，仇鉞即撥了五百名精銳，各執短刀，飛身上馬，手持一杆爛銀槍，直望真鏘大帳風卷而來。

一會子到玉泉營，也不通報，帶著五百名精銳，一馬當先，飛馳入帳，大叫：“逆王何在，快快出來受縛！”一言未畢，那五百名精銳吶一聲喊，團團將一座後帳圍繞起來。仇鉞跳下馬，棄了手中槍，撥出腰間所佩寶劍，直入內帳搜尋真鏘。此時真鏘疑惑敵軍尋來，已是嚇得魂不附體，在那裏亂抖；一見仇鉞進來，又疑惑他前來保護，當下便大聲喊道：“仇將軍速來保孤性命！”仇鉞聞言，暗暗罵道：“好逆賊，死在頭上，尚自作夢耶！”也就應聲答道：“來也。”說著飛身進前，一伸手便將真鏘擒了過來，望地下一擲，喝令小軍：“將這逆賊綁了！”小軍答應，那敢怠慢，立刻上前綁好。

真鏘見如此光景，向著仇鉞哀哀說道：“將軍何故如此？孤不曾薄待于汝，何至恩將仇報耶？”仇鉞道：“你雖不曾薄待于我，我也曾歷勸你來。爭奈你不聽良言，但思謀叛。朝廷又何曾薄待于汝？身為藩邸，世受國恩，不思體國公忠，反自圖謀不軌。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爾尚有何言，敢自強辯耶？”真鏘聽罷，只得長嘆一聲，道：“罷了罷了，吾不料今日為汝所算，抑亦自取之咎也。”說罷也就閉目不語。

仇鉞當下見真鏘已經捉住，復到帳外大聲喝道：“爾等各軍聽者：逆王今已被獲，爾等誰無父母，誰無菴子，若及早歸降，尚可免爾等一死。情願從軍者，歸入本將軍部下，聽候調遣，為朝廷忠義之兵；其有不願從軍者。准其各回原籍，仍為良民。倘再執迷不悟，本將軍劍下是斷不容情的。”話猶未畢，只見那些敗殘的兵卒一齊跪下，大聲說道：“蒙將軍大恩，賜我等不死，皆情願歸入部下，聽候調遣，永遠不敢或生異心。”仇鉞見各軍情願歸降，也就好言安撫了一遍，喝令退下。各軍歡聲雷動，齊立起來。

仇鉞正要命小軍將真鏘抬往軍中，忽見李智誠膝行而來，走到面前，也求仇鉞收入部下。仇鉞聞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送王如此，皆足下之功也。某不才，不敢越分以畜足下，且無卑禮厚幣以禮足下。今既荷蒙不棄，某無他物以隆報施，惟有這所佩寶劍可以奉贈，聊當瓊瑤。”李智誠聞言，知已不妙，仍自哀求說：“將軍幸免一死，某當結草銜環，以報大德。”仇鉞連聽也不聽，即掣出佩劍，揮為兩段。真鏘在旁，睜開兩眼一看，只嚇得昏暈過去。仇鉞即命人將李智誠掩埋起來，又命將合營所有的糧草軍械，均柑點清楚，裝載已畢，一同真鏘押運入城。

不一刻已到城下，仇鉞騎在馬上，高聲喊道：“煩守城將軍到元帥前通報一聲，就說游擊仇鉞已將逆藩真鏘擒獲，並所有糧草器械，一齊親自押運，前來獻納，即望開城。”守城將士聞說，便在城上望外一看，果見綁縛著一人，後面還有許多車輛，百十名小軍在那裏押運。守城官看畢，當在城上望下說道：“仇將軍請稍待，即便去稟元帥便了。”仇鉞答應，在城外等候。守城官即刻飛跑下城，去大帳稟報。楊元帥聞得仇鉞已將真鏘擒獲，押解前來，好不歡喜，當即傳齊眾將，並約同張永，一齊迎出城外來。

到了城外，楊元帥即笑聲說道：“仇將軍請了。”仇鉞見楊元帥率領眾將親自迎出，趕即跳下馬來，躬身謝道：“末將何德何能，敢勞元帥臺駕，使末將罪無可遁了。”楊元帥道：“小將軍討賊之功，便是朝廷尚嘉其績，況某同為朝廷之臣，敢不敬恭將事？惟未能遠迓，尚覺抱歉耳。”說著，即與仇鉞並馬入城。

到了大帳，楊元帥邀人，又令仇鉞與張永相見，暨與眾將招呼已畢，便分賓主坐定。

張永即向仇鉞說道：“將軍討賊勤王，上分宴軒之優，下救生靈之苦，某等實深感佩。俟回朝之日，當再于聖上前保奏便了。”仇鉞道：“豈敢豈敢。為臣當忠，為子當孝，此皆分內之事。荷蒙謬獎，實深汗顏。”張永又謙遜了一回。仇鉞又道：“今者叛王已獲，應如何處治之處，還請元帥定奪。”楊元帥道：“既已押解到營，在某之意，似應押解到京，聽候聖上作主，究竟名正言順。不識老公公之意以為如何？”張永道：“元帥之言，甚是光明正大，即如尊意便了。”

楊元帥即命將真鏘推解進來。楊元帥問了他一遍道：“你到此有何話講？不思上報朝廷厚恩，反要潛謀不軌，今已被捉，尚復何尤，本帥看你有何面目去見聖上？”真鏘便罵道：“老匹夫，孤自造反，于你何干？今雖遭擒，亦不過誤中詭計，此孤之不幸爾，何得引為己功麼？無恥匹夫，可恥孰甚！”張永在旁大怒，便要來打。楊元帥道：“老公公何必為這野蠻作惱，他不過無話可說，借此解嘲耳。”張永怒猶未息，楊元帥即命眾將將他打入囚車監禁，嚴加看守，聽候押解進京。當下眾將答應一聲，即刻將真鏘拖到後帳，打入囚車去了。這裏仇鉞又將所得器械糧草，一一獻上，交納清楚，楊元帥命軍政官收入。當日又大排筵宴，犒賞三軍，並畝仇鉞在帳宴飲，俱各盡歡而散。當晚楊元帥即飛折進京報捷。

次日，楊元帥與張永又去仇鉞營中勞軍，仇鉞便奮元帥、張永在營筵宴。席間，元帥便談及階州各府縣尚未平定，仇鉞道：“此不消元帥費心，末將已籌之熟矣。階州守將武方肅與末將有素，但須末將一紙草書，備言利害，彼必望風來降。階州一定，其余各屬自不戰而定矣。”元帥大喜，即命仇鉞作書，差人投往。筵宴已畢，元帥、張永仍回蘭州，坐待各處消息。

不過半月，各路皆定，馳書來降。楊元帥一面傳令仇鉞，仍回安化鎮守，一面傳令各營，準備三日後班師。復又寫了表章，具奏各路皆平，並報班師日期。卻好靠昌府已奉旨派有人去，徐鳴皋也即卸事，馳抵蘭州。大家接著，甚是歡喜。到了第三日，楊元帥即命拔隊起程。一枝梅與徐慶二人，押著真鏘的囚車，隨著大隊。只聽三聲炮響，元帥班師。出得城來，一路上浩浩蕩蕩，直望京城而去，真是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還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